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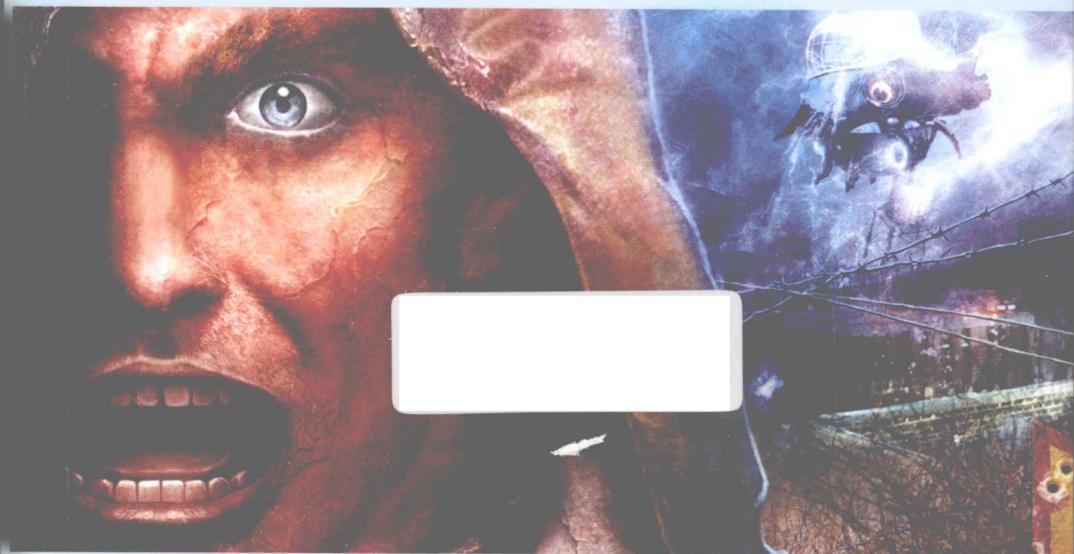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Пикник на обочине 路边野餐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苏宁宁 译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名科幻电影《潜行者》蓝本小说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Пикник на обочине 路边野餐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苏宁宁 译

Пикник на обочине (Roadside Picnic)
Copyright © 1972 by Arkady & Boris Strugats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边野餐/[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俄]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苏宁宁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 - 7-5364-7471-0

I. 路… II. ①阿… ②鲍… ③苏 III. 科学幻想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5824号

图进字:21-2011-71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路边野餐

著 者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译 者 苏宁宁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姚海军

封面绘图 尹爱民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面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5.375

字 数 14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套 价 15.00元

ISBN 978—7—5364—7471—0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俄罗斯科幻文坛双星——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是继里亚耶夫之后俄罗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大师,堪称俄罗斯科幻文学泰斗,里程碑式的巨星。

哥哥阿卡迪1925年8月28日生于黑海边上的石油城巴顿(1991年10月12日逝于莫斯科),弟弟鲍里斯1933年4月5日生于列宁格勒(2012年11月19日逝世于圣彼得堡)。兄弟两人均为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的艺术史学家。哥哥阿卡迪在二战时入伍,曾被送进一所军事语言学院学习,以翻译日本名著而闻名,复员后,曾先后在莫斯科国际科技情报所、国家文艺出版社、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担任编译工作。1964年,阿卡迪担任俄罗斯读书爱好者协会俱乐部教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分管莫斯科作家协会分会散文部、科幻及历险文学委员会。

弟弟鲍里斯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机械数学系,但却以天文学家的身份,在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工作多年。自1973年起,鲍里斯一直担任列宁格勒科幻进修班主席。同时,他也是俄罗斯著名幻想文学奖项“铜蜗牛”奖评审委员会唯一主席。2002年,鲍里斯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年度奖;2003年,他创办大型科幻文学杂志《21世纪日正中天》并亲自担任主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从1957年起开始合作,创作了无数科幻佳作,直到1991年兄长过世为止。他们的长篇处女作《紫云之国》于1959年出版,第二年,随着短篇集《通往阿玛尔切亚去的路》和《六根火柴》的面世,他们科幻作家的地位得以确立。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主题广泛,主要围绕着社会、哲学、人类文明发展、心灵探索等深刻议题,叙事擅用荒诞、讽刺的手法,继承了19世纪果戈理、谢德林的文学路线。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一般的科幻小说偏重科技或宇宙飞船之类的物质面描写,总是以人与社会为中心,辅以科学幻想。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路边野餐》曾被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改拍成电影《潜行者》,成为20世纪的经典影片。

2001年,俄罗斯一科幻网站在科幻迷票选的基础上评选本国70本最佳科幻小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独占其中四分之一,而且,前10名中有7本是这两兄弟的作品!

两人代表作有:

短篇集:《外来》(1958)、《自主反应》(1958)

中篇集:《路边野餐》(1972)、《亡人之信》(1979年获俄罗斯国家科幻文学奖)

长篇:《紫云之国》(1959)、《通向木卫五的道路》(1959)

系列长篇:“正午”系列(该系列1990年获“别里亚耶夫”奖),包括《22世纪日正中天》(1961)、《逃走的企图》(1962)、《遥远的彩虹》(1963)、《神仙难为》(1964)、《人烟之岛》(1971)、《小孩》(1971)、《来自地狱的青年》(1974)、《蚁巢里的甲虫》(1979,1981年获“阿厄里塔”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共联合出版了25部长篇及作品集,译介了不少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由于对俄罗斯和世界科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在国内外数十次获奖。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33个国家的42种语言,全部约500版。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名家的科幻作品都有向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致敬之意,比如近期的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

1987年,他们兄弟二人曾作为嘉宾出席在英格兰不来顿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1997年,俄罗斯克里木天文台发现的第3054号小行星,根据发现者本人的提议,被命名为斯特鲁伽茨基星。

0.

以下谈话摘自哈蒙特广播电台特派员对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瓦伦丁·皮尔曼博士的采访。

“皮尔曼博士,我想您的首个重大发现,应该是我们俗称的‘皮尔曼辐射点’,对吧?”

“我不这么想。皮尔曼辐射点既非首个,也不是最重要的,它甚至谈不上‘发现’。而且,也不全是我个人的功劳。”

“您一定是在开玩笑,博士。皮尔曼辐射点一词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

“这并不奇怪。据说,皮尔曼辐射点最早是由一个男学生发现的,但不幸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你可以去查查斯泰森所著的《造访的历史》,上面有详尽的描述。按这本书上所说,一个男学生发现了这个辐射点,并公布了其坐标,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却用我的名字命名了。”

“是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都源于某个发现。您能向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皮尔曼博士?”

“皮尔曼辐射点本身很简单。想象一下你转动一个巨大的球体,然后朝它射击,一个个弹孔会在球体表面形成一道流畅的曲线。我所谓的首个重大发现,总的来说其实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那六个造访带在我们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就相当于某个人在地球至天津四的沿线上朝地球表面开了六枪。天津四是天鹅座的 α 星。可以说，宇宙之中的那个‘开枪点’就是皮尔曼辐射点。”

“谢谢您，博士。亲爱的哈蒙特市民们，刚才我们听到了有关皮尔曼辐射点的清晰阐述。顺便说一句，前天是造访30周年纪念日，皮尔曼博士，您愿意就这一点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几句吗？”

“你对什么最感兴趣？别忘了，我当时并不在哈蒙特。”

“那更让我们好奇了，我想听听当您知道自己的家乡成为宇宙超文明的入侵点之一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那不可能。很难想象像哈蒙特这样的小镇会发生这种事情。相比之下，我觉得发生在戈壁或纽芬兰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不管怎样，您最后不得不相信事实。”

“是的，直到最后。”

“然后呢？”

“我突然想到，哈蒙特和其他五个造访带——对不起，我说错了，当时被发现的还只有四个——恰好形成了一条曲线。我计算了坐标，然后把结果寄给了《自然》杂志。”

“您就一点儿也不关心您家乡的命运吗？”

“也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候我已经慢慢接受了造访这件事，但始终没办法相信那些荒唐的报道，比方说什么燃烧的街区呀，只吃老人和孩子的怪兽呀，还有在刀枪不入的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却坚定勇敢地跟他们血战到底的皇家坦克部队之类的。”

“您说得没错，有些记者的确把事情报道得面目全非。不过，让我们回到科学上——发现皮尔曼辐射点只是个开端，您在关于造访问题上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应该不仅于此！”

“它既是开端，也是结束。”

“但您不是一直都在认真地跟进关于造访带的国际研究吗？”

“是的，有时候我会阅读那些报告。”

“您说的报告是指外星文化国际研究所的报告吗？”

“对。”

“那么，就您看来，这30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是造访这个事实。”

“什么？”

“造访其事实本身不仅是这30年来最重大的发现，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搞清楚这些造访者的身份并不重要，探究他们从何处来，为何而来，为什么停留的时间如此短暂，接着又去往了哪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明白了一点：在茫茫宇宙之中我们并不孤独。恐怕外星文化研究所再也得不到比这更重要的发现了。”

“您说的这点很迷人，皮尔曼博士，但实际上我想得更多的是科技方面的进步和发现，那些可以为我们的地球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所利用的发现。毕竟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曾经表示，在造访带上取得的发现有可能改写人类的历史进程。”

“呃，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另外说到特定发现，那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

“可是，过去两年里您一直是加拿大驻联合国造访问题委员会的顾问呀。”

“没错，但是我跟外星文化研究没什么关系。在委员会里我的职责是，当联合国在造访带国际化的决议履行上有困难时，我和同仁代表国际科学界出面处理。简单地说，就是确保那些在造访带内发现的外星奇迹最终能由国际研究所掌控。”

“难道还有其他人在觊觎这些宝藏？”

“是的。”

“您说的大概是那些潜行者。”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

“在哈蒙特,我们管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潜入造访带、盗取一切可能到手的物品的小偷叫潜行者。这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职业了。”

“明白了。不过,对付这些人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

“我想也是,这应该属于警方的工作。但我很想知道,哪些属于你们的职责呢,皮尔曼博士?”

“不断地有一些东西从造访带流失到那些不可靠的个人和组织手里,我们负责为这些流失处理善后。”

“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吗,博士?”

“我们可以换个话题谈谈艺术吗?听众们有没有兴趣听一听我对举世无双的戈迪·穆勒的看法呢?”

“当然好。不过我最后还想问一个关于科学的话题:作为一名科学家,您不渴望亲自处理这些外星宝藏吗?”

“该怎么说呢?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哈蒙特的市民们有幸在家乡的街道上,看到他们最有名的同乡出现呢?”

“不排除这种可能。”

1.

瑞德里克·舒哈特,23岁,单身,在外星文化国际研究所哈蒙特分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前一天晚上他和我一起待在陈列所——天已经黑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脱掉实验室大褂,去“甜菜汤”酒吧往肚子里灌上一两杯烈酒。我站在那儿,扶着墙壁,手上夹着一根烟,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我太想抽烟了——距离上一支烟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他还在四下忙着手头的工作,把盒子一个个装入保险箱,然后上锁、封存,又接着装另一个。他从传送带上取下那些盒子,从各个角度一个一个地检查(顺便提一句,这东西真他妈的沉,一个就有15磅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到架子上。

他整天就跟这些空盒子打交道,照我看,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他自己都毫无益处。我要是他,早就把这些东西扔到一边,把钱投到别的地方了。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每个盒子都神秘莫测,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参透。我处理过好些这样的盒子,但每次看到还是会为之惊叹。其实它们就是两张圆形的铜盘,跟碟子一样大小,1/4英寸厚,两张圆盘之间相隔1到1.5英尺。其余就没什么了——我是说真的什么都没有,完全是空的。你可以把手伸进去,甚至还可以把头伸进去,如果你真的被整个东西弄

得神魂颠倒的话——但除了空无一物就是空无一物，的确啥也没有。话虽如此，但两个圆盘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因为既没法将它们合到一起，也没人能把它们彻底分开。

不，朋友们，要跟一个没亲眼见过的人描述它们的样子太难了。它们实在太简单了，尤其当你近距离观察并且最终相信眼见为实的时候。这就好比要跟别人描述玻璃杯的形状一样让人抓狂，最后急得满头大汗也说不清楚。好吧，就当你们已经明白了，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去找一份研究所的报告来看——每份报告上都有一篇关于这些盒子的文章，还附有照片。

基里尔在这些盒子上绞尽脑汁，耗费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从一开始我就和他共事，但至今仍不大清楚他到底想从这些东西上获取什么。说实话，我在这件事上并没费太大的劲儿，没打算一定要去搞懂它。他弄明白了，我可能会听他讲一讲。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搞清楚这些盒子的工作机理，例如拿一个盒子跟酸性溶液接触，用压模机碾压，或者放进炉子里熔化——然后他就能搞懂一切，获得掌声和荣耀，让世界科学界为此震撼、狂喜。但目前就我看来，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至今依然一无所获，却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变得憔悴而沉默，眼睛看起来跟一条病狗似的，甚至更加泪汪汪的样子。如果换作别人，我一定会把他灌醉，带到某个敬业的女孩那里去放松一下。第二天早上再把他灌醉，带到另一个女孩那儿去。不消一个星期，保准他整个人焕然一新——目光炯炯，精神抖擞。不过这些对基里尔不管用，哪怕只跟他建议一下都没必要——他就是这种人。

所以，在陈列所里时，我望着他，想到他所经历的事，看到他凹进去的眼睛，打心底里为他感到难过。我从未替谁这样难过。那一刻，我决定了——也不是真的下决定，就像有人撬开我的嘴，强迫我说话一样。

我说：“听着，基里尔。”

他正站在那里用磅秤称最后一个盒子，看起来好像准备爬进去似的。

“听着，”我说，“基里尔，如果你拿到一个装了东西的盒子怎么办？”

“装了东西的盒子？”他不解地问。

“是的。你最关心的磁流阱，其中有个……物品编号77b的，里面有一种蓝色的东西。”

我发现这句话起作用了。他抬起头瞟了我一眼，一抹理性的微光——他喜欢这么比喻——闪现在他水汪汪的眼睛里。

“等一下，”他说，“有东西？和这个一样，但是装了东西？”

“没错，正是这个意思。”

“在哪儿？”

基里尔一下子振作了，目光炯炯，精神抖擞，“我们去抽根烟吧。”

他把手里的盒子塞进保险柜，甩上门，钥匙转三周半锁好，然后我们一起返回实验室。一个空盒子欧内斯特出价400元现金，狗娘养的，如果弄到一个装着东西的盒子，我可以把他榨干。但不管你相信与否，我甚至都没这么想过，因为基里尔在我眼前恢复了生机，几乎不等我抽完手里的烟，他就一步跨下了四级楼梯。总之，我把一切向他和盘托出：它什么样子，它在哪里，用什么办法可以最好地接近它。他翻出一张地图，找到车库的位置，一边用手指着它一边盯着我。当然，他立刻就看懂我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你这狗东西。”他笑嘻嘻地说，“那好吧，我们去见识见识，明天一早就去。我去预约九点钟的通行证和浮动舱，我们十点钟出发，但愿一切顺利。这样行吗？”

“好的。”我说，“谁做第三者？”

“干吗要第三者？”

“当然！”我说，“这又不是带姑娘去野餐。如果出事了怎么办？那可是造访带，咱得遵守规定！”

他局促地笑了笑，耸耸肩说：“好吧，随你。你知道得更多。”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他是尽力在讨好我，他知道要有第三者全程跟踪。其实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干，一切都会妥妥帖帖的，不会有人怀疑我。但是协会的人不允许结对进入造访带，按规定要这样：两个人工作，第三者旁观，然后在被问起整个过程时，由第三者进行描述。

基里尔说：“如果让我选，我会叫奥斯汀，不过你可能不想和他一起。你觉得呢？”

“不行，”我说，“除了奥斯汀谁都可以。你可以改天再叫奥斯汀。”

奥斯汀不是个坏人，他身上的勇气和懦弱协调得恰到好处，但我觉得他离死不远。这一点没法跟基里尔解释，但我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人以为自己对造访带无所不知，这意味着他行事无所顾忌。他尽管放手去干，但不要搭上我，得了吧。

“好吧。那泰德呢？”基里尔问。泰德是他的实验室第二助理，与人无害，沉默寡言。

“他年纪大了点，”我说，“而且他有小孩。”

“没关系，他之前进过造访带。”

“那好吧，”我说，“那就泰德吧。”

他留下来继续钻研地图，而我则直奔“甜菜汤”而去，因为实在是又饥又渴。

同往常一样，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返回实验室。我向值班守卫出示了通行证，那是一个身材像电线杆一样瘦长的士兵，去年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过来挑逗库塔，被我狠狠地揍过一顿。

“真不赖呀，”他对我说，“他们寻遍整个研究所在找你，瑞德。”

我看似礼貌地打断他。

“我不是你的瑞德，”我说，“别跟我套近乎，你这个瑞典白痴！”

“老天，瑞德！大家都这么叫你。”

马上就要进入造访带，我有些紧张，酒也醒了。我提起他的肩带，用丰富的语言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他朝地上唾了一口，把通行证还给我，冷冰冰地说：“瑞德里克·舒哈特，安全部部长赫尔佐克上尉命令你马上去见他。”

“就这样，保持下去。”我说，“士兵，你会当上副官的。”

我暗自揣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赫尔佐克上尉为什么会在工作时间想要见我？好吧，我这就去找他。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布置得很不错，窗户上钉着一排窗格，搞得像个警察局。维利正坐在办公桌前，一口一口地抽着烟斗，在打字机上敲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房间的一角，一个小警卫正在铁皮文件柜里翻找东西，这个人我之前没见过。研究所里的警卫比师团司令部里的还多，一个个牛高马大。他们不需要进入造访带，对世界上的其他问题也不感兴趣。

“您好！”我开口问道，“您找我？”

维利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扫了我一眼。桌子上有一沓厚厚的文件，他迅速地翻阅了一下。

“瑞德里克·舒哈特？”

“是的。”我回答说。我发现自己竟然露出了一个紧张的笑容，完全是不由自主的，真好笑。

“你在研究所待多久了？”

“两年。今年是第三年。”

“你的家人呢？”

“就我一个，”我说，“我是个孤儿。”

这时，他转向小警卫，语气严肃地命令道：“卢默军士，去档案室把1—50号档案拿来。”

警卫敬了个礼，立刻出去了。维利合上手中的文件，阴沉沉地问：“你又重操旧业了？”

“什么旧业？”

“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这里有一份关于你的新材料。”

是吗，我想。

“哪儿来的材料？”

他蹙起眉头，不耐烦地敲掉烟斗里的烟灰。

“这不关你的事。”他说，“作为一个老朋友，我提醒你赶紧收手，这是为了你好。如果再让他们抓住，你半年都别想脱身。他们会一劳永逸地把你从研究所里踢出去，明白吗？”

“明白了。”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只是搞不懂哪个王八蛋会告我的密。”

这时他又恢复成审视我的模样，假装抽着空烟斗，翻起了一旁的文件——卢默军士已经带着1—50号档案回来了。

“谢谢你，舒哈特。”上尉说道——他的全名叫维利·赫尔佐克，还有个外号叫“阉猪”——“我已经搞清楚想要知道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就这样，我来到更衣室，换上实验室大褂，点起一根烟。我一直在想，谣言是从哪儿传来的？如果来自研究所内部，那肯定是一派胡言，因为这里没有人了解我，也不可能了解。如果又是警察那边发来的报告，除了我过去犯下的那些事情之外，他们还能掌握什么新情况呢？难道他们抓到“秃鹰”了？那个王八蛋，为了保全自己连祖母都可以亲手淹死。但就算是“秃鹰”，他对我现在的情况应该也一无所知。我想了又想，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决定

不再为这事操心。我最后一次进入造访带是三个月以前,而且基本上已经处理完所有的物品,也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他们没抓到我的现行,如果现在动手来抓我,已经无凭无据了。

就在我准备上楼时,突然灵光一闪,我想通了。于是我不得不折回更衣室,坐下来,又点上一根烟。看来我今天不能进造访带,明天不行,后天也不行。这说明那群混蛋又盯上我了,他们没有忘记我,或者本来忘记了,结果又有人提醒了他们。至于是谁提醒了他们,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没有哪个潜行者会明明知道自己被监视了,还顶着枪口靠近造访带,除非他已经完全精神失常。在这种非常时刻,我应该藏在最深、最暗的角落里。造访带? 什么造访带? 我已经几个月没去过任何造访带了,即使我有通行证。你们这样骚扰一个正直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究竟有什么企图?

我思考着这些事情,想到自己今天不能去造访带,居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可是,该怎样向基里尔说明才好呢?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我不去造访带了,你有什么指示吗?”

不出所料,他先是瞪大眼睛盯着我,然后似乎明白了我在说什么。他拽着胳膊把我带进小办公室,将我按坐在书桌前,自己则面对我坐到窗台上。两人都点上烟,一齐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小心地开口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瑞德?”

我该怎么告诉他?

我说:“没有,什么也没发生。昨天打扑克我输了20块,努南的技术太好了,那个王八蛋。”

“等一等,”他说,“你改主意了?”

我紧张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我去不了。”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就是去不了,明白吗? 赫尔佐克刚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